

寒
松
堂
集
六



廣松靈集 六

寒 松 堂 集

(六)

魏 象 樞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魏 象 樞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寒 松 堂 集
六 冊

(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 謝雨東 王模宮 秀)

寒松堂集卷九

雜著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慎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即有一身之位育。如心廣體胖。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即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

何也。人君之喜怒哀樂。卽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卽雨暘燠寒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夭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旣備於我。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遠。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

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爲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線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性習說與武承之

甚矣。人之所習。不可不慎也。因讀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一節。先儒謂此性爲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噫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了了矣。只要慎其所習耳。故下節緊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武承之曰。柴愚。參魯。師辟。由喑。亦相近否。愚曰。以聖人之中正視之。則有偏耳。其相近者自在。固非上知。亦非下愚也。四者各有當盡之工夫。各有合道之氣質。故曾子卒能傳道也。如藥性然。參耆苓朮。炮炙不到。亦有偏處。但與甘草同用。則得其平。若加芩連。則寒。加烏附。則熱。此又習相遠之喻也。承之曰。猶有辨。請卽以藥性言之。人參有堅厚者。有輕薄者。其輕薄之十分。不及堅厚之五分。性之不齊。豈不如是乎。愚曰。不然。人參堅厚輕薄。是氣質也。如人長短強弱之不同耳。非性也。堅厚輕薄。俱能補人。此性之相近也。卽有輕薄者。其性未嘗殺人也。此性善也。學者格物之功。顧可忽

乎哉。

克己復禮歸仁說與白東谷先生

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每讀至此。既不敢以朱註爲非。又惜惜不能見大意。竊謂與其仁是說向人的那一邊。天下之人之稱許。安可必之一日耶。第云歸猶合也。通也。庶幾近之。遊子歸家而云會合。百川歸海而云疏通。其義自見。正與復字緊緊對鍼。先儒或有言及者。拈出以正之。近讀王文公語藪云。仁爲心之春。春之日萬物歸之。而日未嘗使其歸。尤深切可會。至於克己復禮。儒學也。克己而不復禮。禪學也。儒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是禮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爲障。並視聽言動而空之。禮遂去矣。此復禮不復禮之分。而卽天下歸不歸之分也。

命說與張伯珩

命之理微。孔子則罕言矣。乃於行止死生之際。未嘗不確然而歸於命也。一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一則曰亡之命矣夫。行廢亡而皆命。命之理其殆微而顯者也。至孟子則謂修身以俟爲立命。盡道而死爲正命。夫修身矣而不能不俟。盡道矣而不能不死。命之理抑又微而顯。顯而著者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命者何。陰陽五行是也。人之生也。陰陽未有不全。而不全者有之。五行未有不備。而不備者有之。偏陰者柔順而清平。甚則流而靡矣。偏陽者剛方而激烈。甚則躁而愎矣。至於金缺則不

嚴木缺則不寬。水缺則不達。火缺則不文。土缺則不質。命有偏有缺。而氣質成之。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裁成輔相之事。出乎其中矣。知命又曷可輕言耶。張伯珩先生語余曰。子能取子之陰陽五行而察之乎。過者抑之。不及者揚之。是知命者矣。信如斯言。修身盡道之功。無非裁成輔相之事。先生殆有見於微而顯。顯而著者與。不然。行止死生之際。蓋難言之。宜乎聖人之罕也。余將退而察夫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何在。以求合於先生抑揚之說矣。若知命與否。則終不敢自量也。

東林說

昔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執中相傳。載在尙書。習以躬行。非徒口說也。故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中庸有云。修道之謂教。則教人必先修道。又明矣。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皆口說也。口說則近於清談。近於標榜。於是假名節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而人之惡之者衆。遂並講學而非之。其君子又疾惡太甚。小人之怨益深。心思所以中傷之者。朋黨之害所不免矣。明有東林之黨。東林蓋當時所目爲正人君子。而黨則小人加之以名者也。小人加之以黨。固小人之過。而非盡小人之過也。鄒馮兩人之品則高。而講學之名甚盛。其一時從講之人。口說多而躬行少耳。使二人者身居要職。上格君心。下率臣僚。一以敦尙風節。進賢退不肖爲務。道德交修。躬行實踐。不煩口說而學自明。卽孔子得位行道。要不外此。安用區區聚講爲哉。乃竟以成已成物之心。蹈分門戶之迹。自號爲東

林。而人卽指爲朋黨。此朱童蒙東林爲戒之疏所自來矣。繼而攻東林者。不止童蒙一疏。而受攻者。亦不止鄒馮兩人。衆人攻東林太毒。由於東林攻魏璫太急也。不知君子之於小人。除之宜操其勝。易曰。往不勝爲咎。當其權勢方熾之時。以楊漣之素信於君者。尙不能勝。況未信者乎。衆人以爲不效楊漣。則非東林。故羣起而攻之。如以木擊火。知其不勝而往。則東林二字驅之也。會高攀龍糾發貪惡。崔呈秀。呈秀賂脫擬輕罪。心不自安。乃父事魏璫。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故有東林殺我父子之語。黨禍自此起矣。衆人旣入黨局。因而誣陷羅織。遂一網打盡耳。嗚呼。漢有李范。一代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馮亦云。

祈穀說與蔚州李侯

歲庚子。州守李公樂天過庸齋而問曰。蔚之無秋也。計十年。民困極矣。食且不繼。賦將安出。兼有蝗有雹。有早有水有疫。果數乎否。象樞曰。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大夫牧此地者也。事之可爲者爲之。不可爲者盡祈諸按周禮。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祈穀實。夫百辟卿士。如句龍后稷之類是也。諸侯以下。雩上公。祈穀之禮。自古然矣。爲其可爲。更爲其不可爲。牧此地者之責也。大夫曰善。乃獨吉上旬之八日。率僚屬致齋祀之。象樞因與諸紳士約。各致齋從焉。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慎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曰。庸齋之板實。卽江村之認真也。真人本色。開口託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真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達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躐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

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幽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甯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此都門讀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略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旣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寒家有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此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無異。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云云。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無異。何世之駁陽明者多也。先生曰。程子此說。是人以生爲性。便有善惡。若性原無兩物相對。其流爲善流爲惡。是生之性。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譬之水。其原本清。流爲清。流爲濁。總皆水也。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此學問極透語。與後人語相去千里。

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又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此等語載之集中。使讀者且曰。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吾輩學禪何礙。不幾爲後世嚆矢乎。先生曰。二氏邪說。足以煽惑一世。沿流千百年。豈易至此。非吾儒深入其室。盡破其迷謬。何可振醒後學。若此。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故宋之大儒。無不洞曉其旨。而批根導竅。彼始無遁情。後

之墮於彼教者。皆未徧讀其書。而徒事觀場。所謂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也。

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蓋謂不遠復也。愚謂喜怒哀樂。怒爲難制。吉凶悔吝。過則多端。不在此處用功。終非克己之學。何如。先生曰。顏子亞聖。觀其不違如愚。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豈專在怒與過。讀昌黎不貳過論。亦淺之乎視顏子矣。朱子曰。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此語可思。

祭位西上。以次而東。今改設是否。先生創行。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且祔位退後。又安得有如許餘地。恐難通行。至於神主高若干。櫨高若干。今尺準周尺若干。近世多不如式。先生曰。祭禮不宗西上之制。非始於不肖。先儒皆行之。祠堂止藏神主。朔望及時祭。於此行禮。若大祭合祭。皆請主於正寢。祭畢。奉回祠堂。如朝廷藏神主於寢殿。祭則於太廟正殿。乃古禮也。

古禮。主人主婦男女同祭。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畢。主婦率衆婦行禮。止獻茶。此斟酌古今。不能強同也。未知是否。先生曰。祭日於正寢設一幃。主婦先在內。凡茶酒湯飯。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使家人妻送出。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三獻皆然。男子祭畢少退。主婦率諸婦拜。仍入幃。主祭者送主撤饌。禮畢。

續學約不入月川。楓山後渠。念庵功在孔門尙少耶。涇野。涇陽。少墟功在孔門頗多。或當日有人指摘。亦遂減其分量耶。先生曰。月川。楓山後渠。功在孔門。與涇野諸公無差等。而薛胡羅高四先生。學識更卓。用

功甚深。細心參酌自見。近日熊敬修先生欲以涇野入集。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便不能及涇陽所著五先生抄釋。多有未合處。然不敢輕肆盡言也。

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

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箇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箇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箇學字。這箇學。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今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慕。不能真知。故行不去。辟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箇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登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渡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書是知。轉刻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嘗得真趣味。便要公於人。人曉得真趣味。便要資於我。所以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箇爲聖賢的法子。

講求到正心誠意處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脩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箇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於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穀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箇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就如醉夢癡痺吾方矜憐哀憫之不暇那裏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已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就成的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已至賢者學聖未至賢者學賢當自今日始

願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我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爲堯謀禹皋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